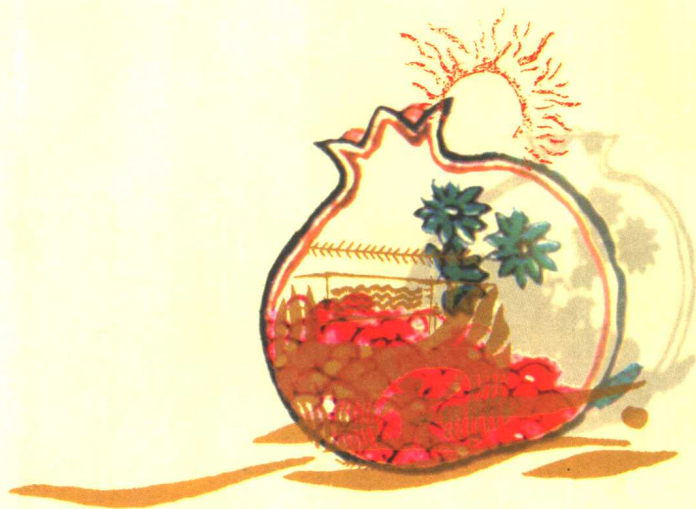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

周同宾 散文

一 皇天后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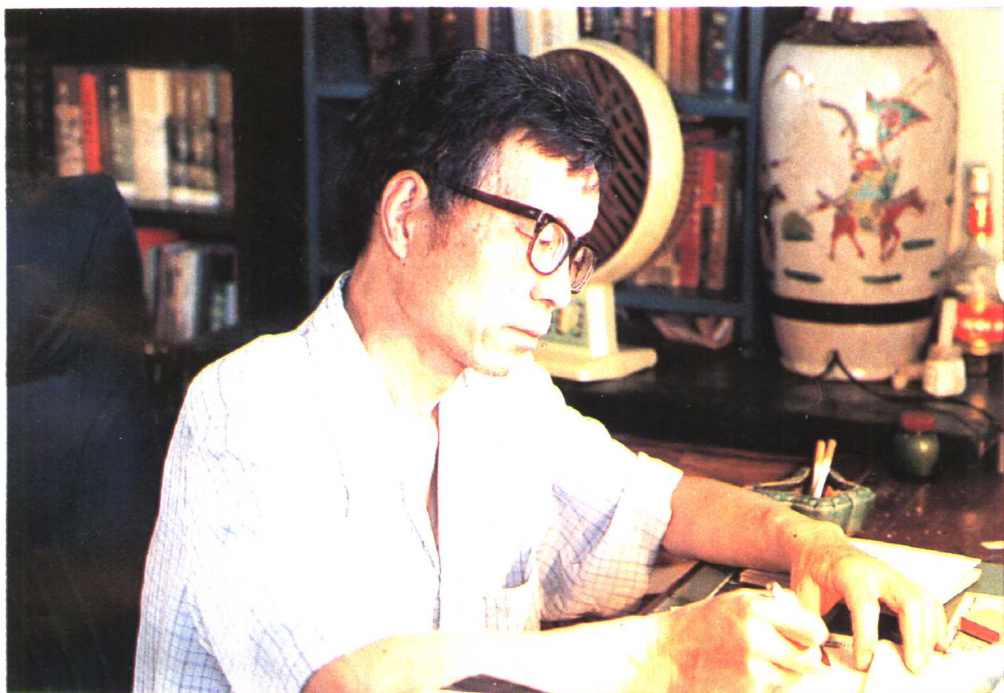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周同宾 散文

◆ 皇天后土





内容提要

NEI RONG TI YAO

这是99个不同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极具个性的语言，讲述了形形色色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人生和命运的各不相同的思考和体验，不加雕饰地展现了社会转型期农村生活的原生的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

删了一些题外的话,为了节省篇幅。
换了一些人名地名,为了免惹麻烦。改了一些过于粗鄙的词语,为了不致污人眼目。其他,全系实录,意在存真,顾不得艺术经营了。

——作者

目次

悠悠岁月

苦菜	(3)
西风	(8)
铁箱	(12)
留根	(18)
善人	(22)
纺车	(27)
配对	(31)
尿儿	(35)
老槐	(40)
野合	(44)
中邪	(48)
洋荤	(52)
地主	(57)
改嫁	(62)
盲人	(67)
续弦	(70)
世道	(74)
裤带	(78)

肉味	(82)
喝汤	(85)
冤孽	(89)
黄叶	(93)
人价	(97)
福寿	(101)
肉头	(104)
荒春	(108)
露丑	(111)
属狗	(119)
疯话	(123)
晚晴	(128)
舅倌	(133)
婚史	(137)
榴花	(141)

茫茫大地

土命	(149)
古道	(153)
虎背	(156)
黑土	(161)
牛事	(164)
治家	(167)
老驴	(170)
神洞	(174)
看瓜	(178)



荒路	(183)
日子	(191)
糊涂	(197)
荒坡	(201)
绝地	(205)
直杠	(210)
梨园	(214)
扫坑	(218)
杳晃	(224)
男人	(228)
苦丁	(233)
宅地	(237)
圆鱼	(240)
树精	(244)
风水	(247)
黄蛇	(251)
祖宗	(254)
花事	(258)
窝囊	(262)
浅山	(266)
水库	(272)
公粮	(275)
死河	(278)
骂天	(280)

芸芸众生

村长	(285)
雕龙	(291)
酒话	(297)
明月	(302)
喜丧	(306)
卖水	(312)
哭丧	(316)
稀奇	(320)
人赘	(325)
抱孙	(329)
老鹅	(334)
时运	(338)
党员	(343)
人家	(347)
姻缘	(351)
家业	(356)
彩霞	(360)
烘炉	(363)
木匠	(368)
私奔	(373)
说鬼	(377)
老脸	(382)
富户	(385)
旦角	(389)
铜盆	(394)

目 次
MU CI

驹场	(399)
塑神	(404)
疯九	(407)
阉猪	(411)
光棍	(415)
神灵	(418)
剃头	(423)
分家	(428)

悠悠岁月

苦 菜

屈巧儿 女，五十九岁。脸皮如蚕茧，布满细纹儿。眉毛粗而重，直插两鬓。头发却已花白、稀疏了。摘一扇门板，靠门框上，正用玉米面糊糊儿抿裕褙，说是要为孙儿做棉靴用。抿完裕褙，舀半瓢水洗手。洗手水倒进猪食槽里。说话柔声细语的，却不似一般农村妇女那样啰啰嗦嗦，拖泥带水。

我，命苦啊。就像那苦苦菜，从根儿到梢儿，都苦。

五岁，我妈死了。我爹又娶一个。后娘好吃好喝，好吸水烟，好看戏，好赶会。两天不吃肉就馋，三天不上街就闷。成天抱个水烟袋，呼噜噜呼噜噜，吸不够。她娘家是地主，享惯福了。

嫁给我爹，是第三家。我爹死后，她又嫁了，嫁给一个宰牛的，有肉吃，有钱花。后来，那人犯法了，坐了监，不知道她又嫁没有……蝎子的屁股后娘的心，毒啊，拿我当丫头使，三天两头打我。鞋底扎了针打，打了不叫哭。十七岁就叫我出门（出门即出嫁——作者注）。图钱，图粮食。她花，她吃。

我二十岁就熬寡哟，守着我娃。他爹是得急病死的。肚里疼，疼死了。要是现在，死不了。第二年，公公死了。不到周年，婆子也死了。三年出三口棺。我也想死，看看我娃，得活着。有人劝我改嫁。我不想走那一步。不是封建，是怕娃受屈。熬吧，有娃就有盼头儿。那时候，忙牛寨孙家的闺女，没过门儿男人死了；花轿抬去，抱个牌位拜天地，入洞房，熬枯寡，熬到三十二岁，死了。婆家给她立了贞节牌坊，城门那么高，“文化大革命”才砸了。比比人家，咱还能过。她那是瞎熬。熬个啥？要不是我娃，我就嫁了。好赖有个男人，也是个指望。

难呐。才开始，我连水也担不动，用瓦罐提。四光子，不是好货。原来我没看透他。“嫂子，我给你担水。”他比娃他爹大五岁，死皮赖脸叫我嫂子。他担嘛，见人都说是给我担水的。那一天，东庄唱戏，高台曲。我不看戏，没工夫，也不想见人。后晌煞了戏，四光子来找火吸烟，说：“那个唱旦儿的唱得好啊，把人心唱得酸溜溜的。”我问啥戏。他说：“好戏，《小寡妇上坟》。”我一听，脸一扭，不理他。他不嫌没趣，自己扯着勒死驴嗓子学起来：

那一日上井把水打，
井边有水泥巴滑。
十二丈井绳慢慢儿下，
看一眼吓得心慌两眼花。

双手抓紧轱辘把，
绞三圈儿累得腰酸胳膊麻。
水桶就有千斤重，
好像有十个小鬼往下拉。
半天绞出来一桶水，
桶里头趴了一个癞蛤蟆。
罢罢罢，拍拍屁股嫁了吧……

我忽生站起来：“你走，你走，我顶门哩。”他个不要脸的，出大门还齜着牙笑。我不叫他担水了，渴死也不使他。场里分粮食哩，我分两布袋。一布袋一百多斤，扛不动。四光子当着十几个人说：“我给你扛回去。男人的劲，使不尽。”我说：“不用，我一筐一筐扛回去。”支书广成，是我叔伯老公公，好人哪。他说：“我给你扛回家。”他把粮食扛到我大门外，靠门框上，不进院，怕落闲话。支书扛着前边走，四光子后边就说刺儿话：“咦咦，老广成想叨啥着哩。”我听见了，气得心里冒火：“四哥，你说话不怕咬了舌头？人操坏心，摸黑路鬼打墙，过桥摔下河，绊着个坷垃也会栽跟头。”本想骂他一顿。咱一个女人家，敌不过人家，忍了。

六〇年，吃食堂。四光子是伙食长。打饭哩，一人一瓢。俺娘儿俩，该两瓢。他给我舀两瓢半。我看事儿不对，就说：“再舀出来半瓢。别人饿不死，俺娘儿俩也饿不死。”当着大家，给他玩个长脸。他鳖孙还笑哩。那饭不算饭，红薯叶搅红薯面，稀汤寡水。娃吃稠的，我喝稀的。那时候啊，谁不饿哟。我弄个烂洗脸盆当锅，仄着支墙角。各样树叶吃过。各样野菜吃过。老鼠、蛤蟆吃过。支书知道，并不像外庄，见谁家冒烟，就把锅砸了。有一天挨黑儿，四光子窜来了，做贼一样，从腰里摸出来两个苞

谷面馍，塞给我娃，我娃接着就吃。那鳖孙直往我身边凑，眼像疯狗一样。我“啪嚓”扇他一耳光，夺过我娃手里的馍，日一声扔到门外：“你滚，啥东西！”四光子走了。我娃哭。我也哭。要是他爹活着，咋有这事。第二天，我去找支书，告四光子，把他那伙食长撤了……

啥活儿我都干。脏啊，累呀，我不怕，只要给工分。我挣的工分，除去娘儿俩的口粮，还能使余粮钱。最多的一年，分六十一块。钱都供我娃上学了。我哪年都喂一群鸡，卖鸡蛋，供我娃上学。十八年，我没吃过鸡蛋，没买过菜……我给队里喂过驴。一直喂到集体散伙。驴吃夜草。夜里喂。白天去各家挑茅粪。挑茅粪工分高。别人嫌脏，我干。夜里喂驴，一夜记四分。开始喂驴，副队长那个孬货，不操好心。“浪里鱼儿，风中旗儿，十七八的小伙子儿，四个牙的大叫驴儿，‘四大精神’嘛。叫她伺候那两头叫驴吧。”（叫驴即公驴——作者注）两头叫驴又踢又咬，我能降得住？他是一来糟蹋我，二来难为我。我找支书。支书批评他，才叫我喂三头草驴（草驴即母驴——作者注）。夜里，娃看家，我住驴屋。插上门，成夜不吹灯。喂着驴，还给队里搓麻绳。麻绳是打牛套用的。搓麻绳也有工分。我那三头驴越喂越肥。公社开牲口评膘会，奖给我一条手巾，还有一张纸，纸上有字，盖着印。二顺子喂那两头叫驴，越喂越瘦，脊梁成了刀刃儿，卧下得人揭着尾巴才能站起来，拉不动石磨，曳不动水车。他把驴料都偷回家了，坏良心。他哥是队长，包庇他。他是个痞子，不要脸。他那驴屋和我那驴屋挨着，当中是个空山墙。一到夜里，他就说些肮脏话。明里是说驴，其实是叫我听。我听见只当没听见。他不是好东西。有一回，半夜里，我刚合上眼，听见呼啦呼啦响，墙上掉土，当是老鼠哩。睁开眼一看，他娃子从山墙那边

往这边翻，光着脊梁。我马上起来，掂起拌草棍就打，不敢打他头，怕打出人命，犯法；就打他胳膊。几棍把他打回去了。他说：“嫂子，你真狠。”我说：“你再敢露露头，我戳瞎你眼！”我豁上了，啥也不怕，是叫他知道，老娘不是好惹的。兔子急了也咬人。蚂蚱急了也蹦三蹦……不几天，他那两头驴一头卖了，卖五十块钱；一头死了，剥了皮，一个人分八两驴肉。

……我那难处啊，多啦。就像那秦香莲，埋葬公婆，养活儿女。秦香莲是男人招赘马，变心了，还有个想头儿。我是男人死了，只盼我娃长大。为我娃，我泼上命挣工分，有空儿了给人家纺棉线，纺一斤两块钱。十天纺一斤。忙得半月不梳头。分了黄豆，没换过豆腐吃；分了芝麻，没换过香油。都卖钱，供我娃上学。过年只割二斤肉。我不吃，叫娃吃。

我娃，有囊气（有囊气即有志气——作者注）。功课好，老是考头名。高中毕业，考到郑州上大学。现在，在县里教书。媳妇是他同学。孙娃五岁了，属兔的。想叫我去。我不去。媳妇娘家妈跟他们住，哄小孩。城里费钱，人多了，顾不着。我一亩八分地。自己种，粮食吃不完。不要他们钱；十一只鸡下蛋，卖钱够我花了。老妯娌们说，进城享福去吧。我说，我做梦也没想过享福。我的命根儿扎在黄柏树底下，苦一辈子算了。如今再苦，也比那些年强。熬寡四十年，熬出了孙娃。马上死了，也心甘哪……

1989年11月24日

西 风

张成群 男,三十七岁。矮个儿,瘦脸儿,胡子老长,像五十岁。堂屋后墙,贴张毛主席像,颜色已灰暗,应是十年前旧物。屋里又脏又乱。囤里、缸里、盆里、罐里、布袋里,都是粮食,高高低低,摆了一地。看见我,一脸笑,谦卑的笑。谈话时,脸上始终带着谦卑的笑。

我这儿,寒碜,脏。上头没人来过。咱又不犯法,人家找咱干啥。我这个家,不像家,没女人呐。本来有女人,跑了。留下个娃;这会儿,出去找四狗玩去了。这不是我的娃。我的娃女人带走了——走时候怀上了,还没生。那时候,有女人,没饭吃。